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官场现形记

(下)



名著
恒久远

代代
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1辑〕

官场现形记

(第二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官场现形记

清·李宝嘉

第 32 回

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

却说羊统领虽然喝退了龙占元，只因他凭空多事，得罪了洋教习，深怕洋教习前来理论，因此心上很不自在，又加以田小辫子同乌额拉布两个人吃醋打架，弄得合席大众兴致索然，于是无精打采，草草吃完，各自回去。

第二天羊统领特地把田小辫子请来，先埋怨他不该到制台面前上条陈，弄得制台不高兴；又怪他不该同乌某人翻脸，“过天我替你们和和事，不然天天同在一个官厅子上，彼此见面不说话，算个什么呢？”田小辫子毕竟是做过他的伙计，吃过他的饭的，听了他的话，心上虽然不服，嘴里不便说什么，只好答应着。又过了两天，羊统领见洋教习不来找他说什么，于是才把心上一块石头放下。后来龙占元的本营营官，又上来回过羊统领，求统领免其看管，并且不要撤他差使。当时又被羊统领着实说了他许多不好，看他本营营官面上，暂免撤差，只记大过三次，以儆将来。龙占元又亲自上来叩谢。羊统领吩咐他道：“现在的英文学堂，满街都是。你既然有志学洋话，为什么不去拜一个先生，好好的学上两年？一个月只消化上一两块洋钱的束修。等到洋话学好了，你也好去充当翻译，再不然到上海洋行里做个康白度，一年赚上几千银子，可比在我这里当哨官强得多哩！要照现在的样子，只学得一言半语，不零不落，反招人家的笑话，这是何苦来呢？”龙占元道：“回军门的话，标下从前总共读过三个月的洋书，通学堂里只有标下天分高强，一本《泼辣买》，只剩得八页没有读，后来有了生意，就不读了，过了两年，如今只有

‘也司’这一句话没有忘记。满打算借此应酬应酬外国人，不提防倒挨了一顿打。这一下子可把标下打苦了，到如今头上还没有好。以后标下再不敢说洋话了。倘若再学会两句，标下有几个脑袋？又是马棒，又是拳头，这不是性命相关吗？”羊统领听了，点点头道：“不会也罢了；完完全全做个中国人，总比那些做汉奸的好。”龙占元于是又答应了几声：“是。”然后退了出来。

这里羊统领便想仍到钓鱼巷相好家摆一台酒，以便好替乌、田二人和事。两天头里写了知单，叫差官分头去请，所请的无非仍旧是前天打牌吃酒的几个。其中却添了两位：一位是赵大人，号尧庄，乃广西人氏。说是制台衙门的幕府，还有人说制台凡遇要做折子奏皇上，都得同他商量，制台自己不起稿，都是他代笔，合省的官员，文自藩、司以下，武自提、镇以下，都愿意同他拉拢。然而他面子上极其不肯同人家来往，坐在那里总不肯同人说话。不晓得是架子大呢，亦不晓得是关防严密的缘故，望上去很像有脾气似的。他的官虽是知府，只有道台以上的官请他吃饭，或者还肯赏光，就是道台，亦得要当红差使的，倘或是黑道台，以及他同寅以下的官，都不在他心上。人家同他说话，他只是仰着头，脸朝天，眼睛望着别处。别人问三句，回答一句，有时候还冷笑一声儿，也不言语。因此大众都称他为“赵大架子”。这回羊统领请他，他晓得羊统领上头的声光极好，而且广有钱财，爱交朋友，所以请帖送去，答应肯来。又一个姓胡号筱峰，排行第二，也是捐的道台班子，有人说他父亲曾经当过“长毛”，后来投降的，官亦做到镇台。胡筱峰一直在老人家手里当少爷，脾气亦并非不好。不过他的为人，一天到晚坐亦不是，站亦不是，人家要静，他偏要动。说起话来，没头没脑，到人家顶住问他，他又说到别处去了。知道他底细的人，都叫他“小长毛”，后来人家同他相处久了，摸着他的脾气，又送他一个表号，叫他为“胡二捣乱”。

且说胡二捣乱这天因为羊统领请他在钓鱼巷吃花酒，直把他乐的了不得。头天晚上，就叫管家開箱子，把衣服拿好。其时是四月天气，因为气节早，已经很热，拿出来的衣服是春纱长衫、单纱马褂。当天晚上忽下了两点雨，清晨起来，微微觉得有点凉飕飕的。他又叫管家替他拿夹纱袍子、夹纱马褂，扎扮停当，专等羊统领来催请。羊统领请的是晚饭，他忘记看贴子，还当请的是早饭，所以一早就把衣服穿好了。等了一回，不见来催，又把他急的了不得。动问管家：“羊统领请客可是今天不是？不要你们记错了。”管家回：“不错，是今天。”隔夜虽然下了几点雨，第二天仍旧很好的太阳，胡二捣乱在公馆里，前院后院、前厅后厅，跑了十个趟，一来心上烦躁，二来天气毕竟热，跑得他头上出汗，夹纱袍子、夹纱马褂穿不住了，于是又穿了件熟罗长衫、单纱马褂，里面又穿了件夹纱背心。此时已有晌午，还不见羊统领来催。又问管家：“倒底是什么时候？”当中有一个记得的回了声：“请的是晚饭。”胡二捣乱骂了声：“王八蛋！为什么不早说！”于是仍在自己家里吃中饭。

好容易挨到三点半钟，到这时候，熟罗长衫也有些不合景了，只得仍旧换了春纱长衫、单纱马褂。刚要出门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，于是仍旧回转上房，在抽屉里翻了半天，翻出一个鼻烟壶来，说道：“街上驴马粪把人熏的实在难受，有了这个，就不怕了。”等到坐上轿子，谁知鼻烟壶是空的，又叫管家回去拿烟。管家拿不到，好容易自己下轿，方才找到。走到半路上，又想起未曾带扇子，不及回家去取，幸亏街上有个扇子铺，就下轿买了一把，一回又想到早、晚天气是凉的，晚上回来要添衣服，于是又吩咐管家回家去把小夹袄拿了来，预备晚上好穿。如此者往返耽搁，及至到钓鱼巷，已经有五点多钟了。幸亏只到得一个主人，其余之客一个未到。胡二捣乱到处捣乱，人家同他没有什么谈头的。同羊统领见面之后，略为寒暄了两句，便也无话可

说。羊统领自去躺下吃烟。胡二捣乱便趁空找着姑娘捣乱，也不顾羊统领吃醋，只是捣乱他的。捣乱了半天，恨的那些姑娘们都骂他为“断命胡二”。胡二捣乱只得嘻着嘴笑。后来端上点心来，请他吃点心，方才住手。

又歇了一回，请的客人络绎不绝的来了，羊统领见田小辫子、乌额拉布二人到了，便拉了他们的手，说了许多的话，又给他二人一家作了两个揖，说：“你二位千万不要闹了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独有你二位见面不说话，好像有心病似的，叫人家瞧着算什么呢？”其时田小辫子颇有愿和之意，无奈乌额拉布因为脸上挖的伤还没有好，一定不肯讲和。经不起羊统领再三朝着他打拱作揖，后来又请了一个安，旁观那些客人，亦帮着着实说，乌额拉布方才气平。大家都派田小辫子不是。羊统领叫他替乌大人送了一碗茶，两个人又彼此作了一个揖，各道歉意，方才了事。

其时已有七点半钟了，羊统领数了数所请的人，却已到齐，只有制台幕府赵尧庄赵大架子没有到。后来想叫差官去请，又怕他一陪着制台说话，恐有不便，只好静等。谁知一直等到九点钟，才见他来。他是制台衙门里的阔幕，人人都要巴结他的。大概的人，他不过略为把手拱了一拱，便一手拉了余荃臣到烟铺上说话，连主人都不在眼睛里。后来摆好席面，主人就来让坐，他方同主人谦了一谦。主人手执酒壶，又等了好半天，一直等到把话讲完，方才起身入座。主人连忙敬他第一位，他又让了一句道：“还有别位没有？”余荃臣道：“这里并没有第二个人僭你尧翁的。”赵大架子也不答言，昂然据首座而坐。其余的人亦就依次入座。

通台面上只有余荃臣当的差使顶阔，而且钱亦很多，新近制台又委了他学堂总办，常常提起某人很能办事。余荃臣便趁这个机会，托人关说，求大帅赏他一个明保，送部引见。制台虽然应允，但是折子尚未上去。余荃臣又打听得制台凡有折奏，都是这

赵大架子拿权，因此余荇臣就极意的拉拢他。赵大架子的架子虽大，等到见了钱，架子亦就会小的。当初也不晓得，余荇臣私底下馈送他若干，弄得这赵大架子竟同余荇臣非常知己。这时候到了台面上，赵大架子还只是同余荇臣攀谈，下来再同主人对答两句。余下的人，他既不屑理人，人家亦不敢仰攀他，同他说话。在钓鱼巷吃酒，是要叫局的，赵大架子恐怕有碍关防，一定不肯破例。主人只得随他。其他宾主每人只叫得一个，亦为着赵大架子在座，怕他说话的缘故。因此这一席酒，人虽不少，颇觉冷清的很。赵大架子吃了两样菜，仍旧离座躺在炕上吃烟。余荇臣是同他有密切关系的，便离座相陪。后来主人让他归位吃菜，他始终未再入席，摇摇头对余荇臣说：“这般人，兄弟同他们谈不来的。”余荇臣得了这个风声。便偷偷的关照过主人，叫他们只管吃，不要等了。赵大架子吃烟，自己不会装，余荇臣虽然不吃烟，打烟倒是在行的。当下幸亏他替赵大架子连打了十几口，吃得满屋之中烟雾腾腾。霎时菜已上齐，主人又过来请吃稀饭，赵大架子又摇头说：“心上怪腻的慌，不能吃了。”余荇臣也陪着不吃，主人深抱不安。席散之后，又走过来道歉，又说：“另外替赵大人、余大人留了饭。”赵大架子回称：“谢谢。”说完这句，立起身来想要穿了马褂就走，余荇臣晓得他不愿久留，便让他同到自己相好王小五子那里去坐。赵大架子点头应允，两人一同出门。其时主人早已穿好了马褂，候着送了。

一时别过主人，同到王小五子屋里。王小五子接着，自然另有一副场面。余荇臣立刻脱去马褂，横了下来，又赶着替赵大架子打烟。王小五子赶过来，替他代打，余荇臣还不要。一连等赵大架子又抽过七八口，渐渐的有了精神，两手抱着水烟袋，坐在炕沿上，想要吃烟，余荇臣忙叫王小五子过来替他装烟。此时余荇臣一见房内无人，便把身子凑前一步，想要同赵大架子说话。赵大架子忽然先问道：“荇翁，托你安置的两个人怎么样了？”余

苕臣道：“兄弟早同藩台说过，一个调动，就委他两人前去。”赵大架子道：“还要等几个月？”余苕臣道：“现在正在这里替他俩对付着看，有两处就在这几天里头期满，不过几天就要委他们的，那里用着几个月？你老先生委的事，岂有尽着耽搁的道理！”余苕臣这时候本来相请赵大架子过来商量自己事情的，不料赵大架子先同他说安置人的话，自己的事倒弄得一时不好开口，只得权时隐忍着，仍旧竭力的敷衍。又叫王小五子备了稀饭，留赵大架子吃。赵大架子推头有公事，还要到衙门里去。余苕臣不好挽留，自己的事始终又未曾能够向他开口。临到出来上轿，便邀他明天晚上到这里吃晚饭。赵大架子道：“看罢咧！如果没有公事，准来。”赵大架子去后，余苕臣当夜便住在王小五子家。

王小五子见余苕臣很巴结赵大架子，就问赵大架子的履历。留心之极。余苕臣便告诉他说：“赵大人是制台衙门的师爷，见了制台是并起并坐的。通南京城里，没有再阔过他的。”王小五子便问：“余大人，你当的什么差使？一年有多少钱进款？”余苕臣便说自己当的是通省牙厘局总办，所有那些外府州、县、大小镇、市上的厘局都是归我管的。这些局里的委员老爷，我要用就要用，我不要用就换掉，他们不敢不依我的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他们那些官都归你管，你的官有多么大？”余苕臣道：“我的官是道台，所以才能够当这牙厘局总办。”王小五子鼻子里嗤的一笑道：“道台是什么东西。就这么阔！”说到这里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噢，原来如此！”忽然又问道：“余大人，我问你，我听说现在的官拿钱都好买得来的。你这个官，从前化过几个钱？”余苕臣起初听他骂道台“什么东西”，心上老大不高兴，后来又见他问自己的官，从前化过几个钱，便正言厉色道：“我是正途两榜出身，是用不着化钱的；化钱的另是一起人，名字叫‘捐班’，我们是瞧他不起的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余大人，官好捐，你们的差事，想亦是捐来的了”。余苕臣道：“呀呀呼，差事那里好捐！私下化了钱

买差使的，固然亦有。然而我得这个差使，是本事换来的，一个钱没有化。就是人家在我手里当差使，我也是一文不要的，那是再要公正没有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照此说来，你余大人是一个钱不要的了？”余荇臣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。前个月里，有天春大人请你吃酒，我看见他当面送给你一张银票，说是六千两银子，春大人还再三的替你请安，求你把个什么厘局给他。不是你接了他的银票，满口答应他的吗？不到十天，果然有人说起，春大人升了厘局总办，上任去了。”余荇臣见王小五子揭出他的短处，只得支吾其词道：“他的差使本来要委的了，银子是他该我的，如今他还我，并不是化了钱买差使的。这种话你以后少说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照这样说起来，没有银子的人，也可以得差使了。”余荇臣道：“怎么不得！老实对你说，只要上头有照应，或者有人嘱托，看朋友面上，亦总要委他差使的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原来派差使也要看交情的。余大人，咱们的交情怎么样？我要荐个人给你，你得好好的派他一桩事情。”余荇臣当他说笑话，并不在意，只答应了一声道：“这个自然！你荐给我的人，我想拿头一份的好差使给他。”王小五子嘿嘿无语的歇了半晌，起身收拾安寝。

一宵易过，又是天明。到了次日，余荇臣惦记着自己的事情，上院下来，随又写信给赵大架子，约他今天晚上同到王小五子家吃酒。赵大架子回说：“公事忙，不得脱身，等到事完出衙门，八点钟在自己相好贵宝那里吃晚饭，可以面谈一切。”余荇臣只得遵命，才打七点钟，便饿着肚皮先赶到贵宝房间里伺候。一等等到九点钟，赵大架子才从衙门里出来。余荇臣接着，赛如捧凤凰似的把他迎了进来。一进门先抽烟。堂子里晓得他的脾气的，早已替他预备下，打好的烟二十来口，一齐都打好在烟杆子上，赛如排枪一样，一排排的都放在烟盘里。只等赵大架子一到，便有三四根枪、两三个人，替他轮流上烟对火门。此时赵大

架子来不及同余荇臣说话，只见他躺在炕上，呼呼的拚性命的只管抽个不了，有时贵宝来不及，余荇臣还帮着替他对火，足足抽了一点钟，其时已有十点钟了。赵大架子要板饭，饭菜是早已预备下的，当下只有他同余荇臣两个人对面吃。贵宝打横，伺候上菜添饭。赵大架子叫他同吃，他不肯吃。赵大架子还生气说道：“陪我吃顿饭有什么要紧的？就这样的不好意思起来。你们当窑姐的人，只怕不好意思的事情尽多着哩！”说罢，便把面孔板起，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。余荇臣搭讪着，替他们解和。

等到把饭吃完，赵大架子一面漱口，余荇臣又顺手点了一根纸吹给他。慢慢的谈了几句公事，然后趁势问他：“这两天大帅背后于兄弟有什么话说？”赵大架子道：“不是荇翁提起，兄弟早在这里打算主意了。无奈兄弟公事实在忙，一天到晚，竟其没有动笔的时候。”余荇臣忙问：“什么事一定要尧翁亲自动笔？”赵大架子道：“就是荇翁得明保的那句话了。”余荇臣一听“明保”二字，正是他心上最为关切之事，不禁眉飞色舞。仔细一想，又怕赵大架子拿他看轻，立刻又做出一副谨慎小心的样子，柔声下气的说道：“这都是大宪的恩典、尧翁的栽培！”马屁要拍得牢。赵大架子道：“岂敢！不过制军既有这个意思，我们朋友的人，那里不替朋友帮句忙？说也好笑，前几天是兄弟催制军，这两天反了过来，倒是他催兄弟。”余荇臣道：“催什么？”赵大架子道：“起先是制军虽然有了保举荇翁的意思，一直没有定规，是兄弟天天追着他问，同他说道：‘像余某人这样的人，真要算得江南第一个出色人员。大帅既有恩典给他，折子可以早些进去，将来朝廷或者有什么恩典，也好叫他及早自效。’制军听了兄弟的话，果然答应了，就立逼着兄弟替他起稿子。这两天兄弟一来因为事情忙，没有工夫动笔，二来怎么保举法子，下个什么考语，也得商量商量。”余荇臣道：“正为这件事兄弟要过来求教，承尧翁的吹嘘，又承尧翁替兄弟上劲，真正感激得很。但是还望你尧翁成

全到底，考语下得体的面些，那就是感之不尽。”说罢，特地离位，深深一揖，又说得一句道：“全仗大力！”赵大架子两手捧着水烟袋，赶忙拱手还礼，却一面说道：“自家兄弟，说那里话来！今天既是蓁翁提起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蓁翁爱怎么说，就怎么说，兄弟无不遵办，照样写了上去。制军看了，也不好挑剔什么。”余蓁臣道：“这上尧翁的格外成全，兄弟何敢妄参末议？而且又是自己的事，天下断无自称自赞的道理。只得仍请尧翁先生主裁。”赵大架子听了他这一路恭维，心上着实高兴，原想立刻就替他起稿，可以卖弄他的权力，无奈吃过了饭，没有过瘾，霎时烟瘾上来，坐立不安，十分难过，便道：“你我不是外人。你来，我念你写，写了出来，彼此商议。”其时余蓁臣还不肯写，后来又被赵大架子再三的相催，说：“你我自家人，有什么怕人的。不是说句大话，现在南京城里，除了你、我，余人都不在咱眼里。我念你写，这不同我写的一样吗？”

其实是余蓁臣心上，巴不得这个折子自己竭力的恭维自己。今见赵大架子一再让他自己写，遂也不便过于推辞。便向贵宝要了一副笔砚、一张纸，让赵大架子炕上吃烟，他却自己坐在桌子边起稿。嫌挂的保险灯不亮，又叫人特地点了一支洋烛。贵宝晓得他要写字，忙着过来替他磨墨，余蓁臣不要，叫他到炕上替赵大架子装烟。贵宝去后，余蓁臣便提笔在手，拿眼瞧看赵大架子，看他说什么，好依着他写，足足等了七八袋大烟的时候，约摸赵大架子烟瘾已过得一半，随见赵大架子一骨碌从炕上爬起，却先歪着身子，提起茶壶就着茶壶嘴抽了两口，方才坐起来说道：“兄弟的意思，折子上没有多少话说，还是夹片罢。”余蓁臣道：“似乎折子郑重些，叫上头看得起些。”赵大架子道：“这倒不在乎，横竖保了上去，上头没有不准的，总还你一个‘着照所请’。依兄弟看来，其实是一样的。”余蓁臣见他如此说，亦不敢过于计较，只得跟着他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是夹片亦好。”赵大

架子见余荇臣擎笔在手，只是不写，便道：“你写啊！”余荇臣道：“等尧翁念了好写。”赵大架子笑道：“荇翁的大才，还有什么不晓得的！你别同我客气，你尽管写罢，写出来一定合式的。我要过瘾，你费点心罢！”说完，仍旧躺下，呼呼抽他的烟去了。余荇臣至此面子上只得勉强着自己起稿，心上却是十二分高兴，嘴里却不住的說道：“姑且等兄弟拟了出来再呈政。”

幸喜余荇臣是正途出身，又在江南历练了这几年来，公事文理也还办得来。于是提笔在手，想了想，一口气便写了好几行。后来填到自己的考语，心上想还是空着十六个字的地步，等赵某人去填。既而一想，又怕赵某人填的字眼不能如意，不如自己写好了，同他去斟酌。他同我这样交情，谅来不致改我的。主意打定，又斟酌了半天，结结实实自己下了十六个字的考语。后头带着叙他办厘金、办学堂如何成效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又足足的写了几行。

一霎写完，便自己离位，拿着底子踱到烟炕前，请赵大架子过目。赵大架子接在手中，就在烟灯上看了一回，一声不言语，又心上盘算了一回。余荇臣忍耐不住，急忙问道：“尧翁看了还好用不好用？兄弟于这上头不在行，总求尧翁的指教。”赵大架子道：“格式倒还不错，就是考语还得……”余荇臣不等他说完，接嘴问道：“考语怎么样？”赵大架子道：“若照荇翁的大才，这几句考语看实当之无愧，不过写到折子上，语气总似乎还要软些，叫上头看看也受用；如果说的过于好了，一来不像上司考核下属的口气，二来也不像折子上的话头。兄弟妄谈，荇翁高见为何如？”说罢，仍把底稿递在余荇臣手里。余荇臣一听他话，不禁面孔涨得绯红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楞了一回，仍旧趑到桌子跟前坐下，提起笔来想改，谁知改来改去，不是怕赵大架子说话，就是自己嫌不好，挨了半天，仍旧未曾改定。只得老着脸皮，朝赵大架子说道：“这个考语还是请你尧翁代拟了罢！‘不是

撑船手，休来弄竹竿。’兄弟实实在在有点来不得了。”赵大架子道：“我们知己之说，这考语虽只有几个字，轻了也不好，重了也不好。我兄弟拟了出来，还得送制军阅过。一响制军却没有改过兄弟的笔墨，如今倘若未能弄好，被他改上一两句，兄弟却坍台不下，所以要替你蓁翁斟酌尽善，就是这个缘故。蓁翁自己人，我兄弟不妨直说。”余蓁臣听了愈为感激，当下便亲自蘸饱了笔，送到炕床边，请赵大架子动手。赵大架子道：“这个兄弟也得思量思量看。”于是亦不接他的笔，仍把身体横了下来，一声不言语。一口气又吃了五六口烟，吃完了烟，趿着鞋皮走下炕来，把原稿略为改换了几句，却把十六个字的考语统通换掉。余蓁臣看了，似乎觉得还不能满意，但是恐怕赵大架子动气，只得连称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赵大架子改好之后，便往衣裳袋中一塞，因为堂子里的烟吃的不爽快，要回到公馆里过瘾。余蓁臣只得穿了马褂，陪着一同出门。临时上轿，余蓁臣又打了一躬，说了许多感激的话，又道：“大帅前深荷一切成全，明天过来叩谢。”说完两人分手。

余蓁臣仍往王小五子家而来。其时已有夜半十二点钟，余蓁臣尚未走进王小五子家的大门，黑影里望见有个人，先从他家里出来。灯光之下，虽不十分明白，然而神气还看得出，很像是个熟人似的。后来彼此又擦肩而过，这人没有看见余蓁臣，余蓁臣却看清这人，原来是认得的，但是官职比他差了几级，大人卑职，分名攸关。余蓁臣怕他看出不好意思，连忙拿头别了过去。等到这人去远，方一步步踱进了大门，霎时走到王小五子房中。他俩本是老相好，又兼余蓁臣明保到手，心上便也十分高兴，见面之后，说不尽那副肉麻的情形，两个人鬼混了一阵。

王小五子忽然想起昨夜的话来，连忙说道：“余大人，我托你一桩事情，你可得答应我？”余蓁臣道：“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你别同我调皮，好答应也要你答应，不好答

应也要你答应！你先答应了我才说。”余荇臣道：“到底什么事要我答应？”王小五子道：“不是你昨儿说的：在你手下当差的人，统通不用钱买，只要上头有面子，或者是朋友相好的交情荐来的，都可以派得。这个话可有没有？”余荇臣道：“自然派差使一个钱不要。但是面子，也得看什么面子；就是相好，也要看什么相好，不能执一而论的。”王小五子道：“我不同你说这些，你但看我们的交情怎么样？”余荇臣道：“用不着提到咱俩的交情，难道你有什么人荐给我不成？咱俩交情虽厚，你要荐人我却不收。”王小五子见他说不收，登时把脸一沉，拿头睡在余荇臣的怀里，却拿两只雪白粉嫩的手，抱住余荇臣的黑油津津的胖脸，撒娇撒痴的说道：“你不答应我，我定见不成功！”此时，余荇臣穿了一件簇新的外国缎夹袍子，被王小五子拿头在他怀里腻了两腻，登时皱了一大片。余荇臣向来吝啬惯的，见了肉痛，为的是相好面上，有些说不出口，只好往肚皮里咽。两个人揪了半天，毕竟余荇臣可惜那件衣服，连连说道：“有话起来说，不要这个样子，被别人看了要笑话的。”王小五子又把脸一板道：“谁不晓得我是余大人的相好，将来我还要嫁你哩！我嫁了你，我便是厘金局总办的太太，谁敢不巴结我，谁敢来笑我。”余荇臣又只得顺着他说道：“不错，你嫁了我，你就是我的太太，我有了你这位好太太，从此以后，钓鱼巷也不来了。”王小五子又把眼一眇道：“这些话谁相信你！谁不晓得余大人的相好多。这些话，快别同我客气！倒是我托你的事情怎么样？”

说话间，余荇臣接连打了几个呵欠，伸手摸出夹金表来一看，短针已过一点，长针却指在六点钟上，余荇臣道：“啊唷！不早了，我们快睡了，明天还要早起上院哩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自己宽去衣服，躺在床上去了。王小五子道：“你不答应，我不许你睡觉！”于是也不及卸装，赶到床上同他缠个不了。余荇臣被他闹急了，便道：“你先把人头说给我，等我好替你对付着看。”

王小五子见他已有允意，便不同他吵了，和衣歪着，拿头靠在枕头上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说的不是别人，你们同在一处做官，还有什么不认得的。”余荇臣道：“倒底是谁？”王小五子道：“就是候补同知黄大老爷，他托我的。”余荇臣道：“姓黄的天底下多得很，没头没脑，叫我去找那一个？”王小五子道：“真个我记性不好，他有个条子在这里。”说着便伸手从衣裳小襟袋里，把个名条摸了出来。跟手又叫房间里奶奶点了一支洋烛。余荇臣睡眼朦胧的，拿起名条靠近烛光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“知府用、试用同知黄在新，叩求宪恩赏委厘捐差事”两行小字。余荇臣不看则已，看了之时，不觉心上“毕拍”一跳，半天不言语。王小五子忙问：“看清楚没有？这人可是认得的？”余荇臣还不响。又停了一大会，方问得一句道：“这人是几时来嫖起你的？这条子可是方才给你的？”王小五子见问，也不由得脸上一红，楞了半天，回答不出话来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方才余荇臣在王小五子大门口碰见的那个人，就是黄在新。这黄在新，虽是江南的官，同余荇臣比起来，一个道台，一个同知，两人官阶不同，不在一个官厅子上。余荇臣如何偏会认识他？只因这黄在新最会钻营，凡在红点的道台，他没有一个不巴结，因此都同他认得。他此时身上虽有几个差使，无奈薪水不多，无济于事。因见余荇臣正当厘金局的老总，便想谋个厘局差事，托了几个人，递了几张条子，余荇臣尚未给他下落，他心上着急。幸喜他平日也常到钓鱼巷走走，与余荇臣有同靴之谊，王小五子见他脸蛋儿长得标致，便同他十分要好，余荇臣反退后一步。黄在新在王小五子家走动，余荇臣却一字儿不知；余荇臣在王小五子玩耍，黄在新却尽知底里。即此一端，已可见王小五子待他二人的厚薄。

此时余荇臣看了名条，想起刚才齐巧碰见他在这里出去，不免心上一动，又接着问王小五子的话，王小五子又对答不出，自

然格外疑心。疑心过重，便是吃醋的根苗。此时余荇臣看了王小五子的情形，心上早已懂得八九。接连“哼哼”冷笑两声，说道：“他的条子没有人替他递了，居然会想着了你，托你替他求差使，他这人真会钻！倒是你俩是几时认识起来的，你却同他如此关切？”王小五子见余荇臣生了疑心，毕竟他自己贼人胆虚，亦不敢撒娇撒痴，立刻拿两只手扳着余荇臣的脑袋，同他脸对脸的笑着说道：“这里头有个讲究，你不晓得，等我来告诉你。我是江西人，七岁上就卖在挡子班里学唱戏。等到十五岁上，才到的南京。这黄大老爷，他也是江西人，同我是嫡亲同乡，他是我自己家里的人，有什么不认得的？我替他求差使，也无非照应同乡的意思，有什么动疑的？”余荇臣连连摇头道：“算了罢！你们江西人我也请教过的了，做官的、读书的，于这乡谊上很有限，不信你一个做窑姐的，倒比他们做官的、读书的有义气！这话不要来骗我！况且你七岁上就卖在挡子班里，东飘西荡，这姓黄的果然是你的同乡，你也不会认得他的。这话越说越不对！倒是你俩有了多少时候的交情，你老实对我说罢！他不同你有交情，你为什么还要替他求差使呢？我晓得我们化了钱，无非做个大冤桶，替人家垫腰！如今竟其公然替恩客说人情求差使！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，被你们弄着玩。”

此时余荇臣越说越气，也不睡觉了，一骨碌从床上坐起，吩咐叫轿夫打轿子，又自己立誓道：“从今以后，再不到这里来了！倘若以后再到这里，你们看我左脚迈到这屋里来，你们拿刀砍我的左脚；右脚迈到这屋里来，你们拿刀砍我的右脚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卷卷袖子，直把两个袖子卷到手弯子上头，两只眼睛睁的像铜铃似的，又拿两只手去盘辫子。辫子盘好，人家总以为他这个样子，一定要打人了，谁知并不要打人，却又着两只臂膊，握紧了两个拳头，坐在床沿上生气。

再说王小五子，起先听见余荇臣拿他数落，不禁脸上一阵阵